

田望生 / 著

▼ 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千万个理由值得我们哭泣；落日的余晖，豪壮的国歌，甚至于为了一个漏气的轮胎，或是一台损坏的洗衣机。

天趣堂 散文

▼ 美国人有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
你口袋里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来。这话说得挺实在，
把古今中外的经济学都概括了。

▼ 人生这个大舞台，也像上山下山一样，上台终有下台
时。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下去，没劲。



华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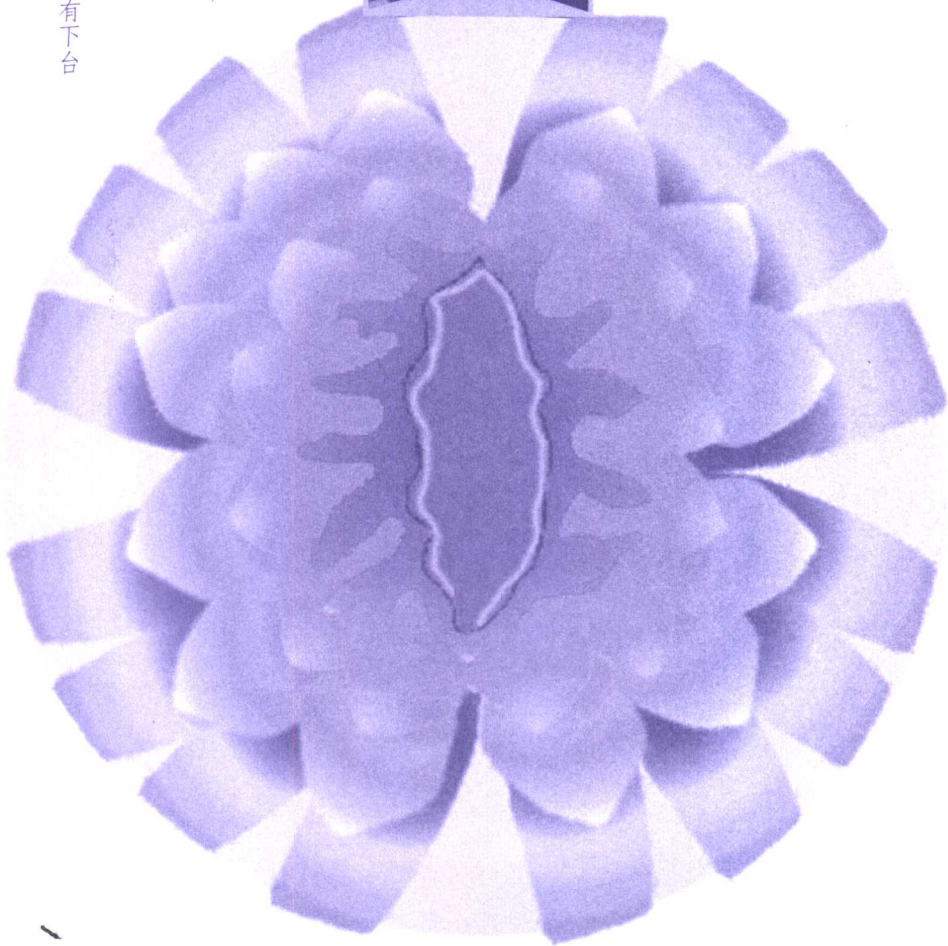
田望生 / 著

▼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千万个理由值得我们哭泣：落日的余晖，豪壮的国歌，甚至于为了一个漏气的轮胎，或是一台损坏的洗衣机。

天趣堂 散文

▼美国人有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
你口袋里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来。这话说得挺实在，
把古今中外的经济学都概括了。

▼人生这个大舞台，也像上山下山一样，上台终有下台
时。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下去，没劲。



华文出版社

2007
197

天趣堂散文

田望生 著

F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趣堂散文/田望生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1.7

ISBN 7-5075-1165-0

I. 天... II. 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270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787×960 16 开本 31 印张 443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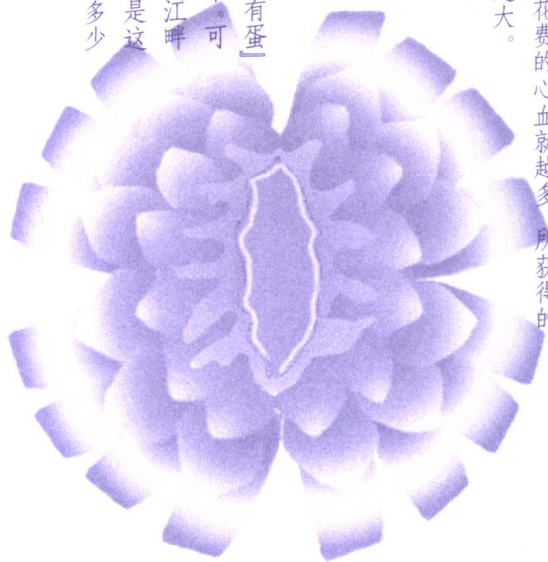
*

定价: 35.00 元

王安石认为，学习越深入，难度越大，需要花费的心血就越多，所获得的成效就越大。

只要能洞穿生死，其生也落拓，其死也明达。看破红尘，而又能明达地活着，才是最好的人生。

西方哲人在论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争过来，争过去，索然无味。可初唐有首诗——《春江花月夜》里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也是这个意思，但经中国诗人一说，高明不知多少倍。



自序

一九九七年十月，华文出版社将我的《天趣堂随笔》冠以《文章声色有无中》的书名，收入“雅趣文丛”。这套丛书一共十本，其他九本中，自著的分别是叶君健的《新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刘绍棠的《如是我人》、李保初的《日出山花红胜火》，另外六本大多是文学博士们的译著、编著。我的九十多篇散文竟以“随笔”跻身其中，而今想来汗颜无地。因为“随笔”是那些具有风华绝伦、高贵不阿气质，且学富五车、心怀异志的先生女士们之所为。像我这样的老三届——被科班出身的饱学之士戏称为“土八路”的人居然为之，真乃不知天高地厚！

老三届的兄弟姐妹们，如今都渐入杖乡之年。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代遭遇“文革”，历尽磨难，饱经风霜，其中的幸运者都说“青春无悔”，而我却要“谢天谢地”。道理很简单：我家里很穷，母在父先亡，老病缠身的父亲声言无力再供我上大学。那时，大学即使拖一二年有可能开考，也与我无缘。于是，我把高中毕业文凭一扔，跑进了铁道兵部队。

嘿嘿！别看我文化程度不高，到部队一打听，当时营以下干部有个高小毕业的就算是文化人了。连里的首长和战友们见我是高中毕业生，都喊我“臭老九”。

从此，连里营里团里凡有拾文撰字的活都少不了我。在连队呆了不到两年，我就被调到团宣传股新闻报道组。股长杨明光和新闻干事张之忠对我的工作满意得不得了。可在报道组里，我屁股还没坐热，师部就来了调令，正当老同学们纷纷上山下乡时，我幸运地坐上了师司令部作战参谋的交椅。这个首席参谋，是弄枪使棒的行当，没有多少文字工作可做。一九七八年铁道兵报社调我去当记

者、编辑，这时才真正算是舞文弄墨了。确切地说，我的散文创作是从写新闻稿开始的，因为新闻体裁中的通讯特写和散文比较接近。新闻作品讲究时效性，是过眼烟云，过后便烟消云散。这也是我写了不少新闻作品，却执意不肯结集的原因。虽说自己以前出版过几本新闻专著，也不过是谈谈写作心得，唯有散文写作，我是越来越倾心了。虽孜孜累日，兀兀穷年，所成不过是一粟之于沧海，一毛之于九牛，但我乐此不疲。

在我看来，写散文就像散步一样惬意。散步是一种户外活动，范围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且游而无方。若在户内来回走走，因受空间限制，只能叫踱步。散步也不同于军事队列训练中的“齐步走、正步走和跑步走”，更不像扒下来“匍匐前进”。在队列训练中，走也好，跑也好，爬也好，都要严格地按条令进行。而散步是出外随便达，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当然，散步要舒心，得有个好心情。心情好，“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散文的写作特点就像散步这样活泛，天上地下，谈古论今，信手拈来，可溶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散文的外延大到除了诗歌、小说和戏剧之外，凡文章皆可视作散文。古时，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清代桐城学派的集大成者姚惜抱在他的《古文辞类纂》中，还把文论也归为散文一类。散文作为文学中的一种体裁，从我国最早的散文《尚书》中的《盘庚》算起，与世推移，代有嬗变，“载道”、“言志”，各有千秋。有人说，散文是人人都可为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话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要把散文写好，就同散步要散的舒心一样不容易。散文写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形散而神不散。所谓“形散”，是指散文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如鲁迅所言：“散文大可随便点，有破绽也无妨”。所谓“神不散”，是指中心明确，看起来变幻无定，其实有一根意脉贯穿全篇，如金线串珠，既散又聚；如明珠滚盘，不逾法度。历来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散文都是有审辨（考证），有思想（义理），可读性强（文采）的，是作者在对社会观察、体验、感受基础上的主观想象和艺术加

工。这种加工不是矫揉造作，倘若刻意雕琢，会像进食过量的牛，挤不出奶来。出色的散文作者，总是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新事、趣事和发人深省的事做文章。下笔时，能把松劲与严谨、自然气势与艺术匠心结合起来，于借景抒情，借物言志中达到构思巧、语言美、意境佳，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也许是从事新闻职业的缘故，我写散文总是刻意词藻秾丽以取悦读者，援据精审以取信读者。大凡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人文的研究，读书的管见，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与记游，只要能够传达自己特有的想象、感受、情感和趣味，即乞假娱亲，辄笔成章。每每写好一篇散文，我不是“妆罢低眉问夫婿”，而是自己苦苦的琢磨，哪怕要经历一次蝉退壳式的痛苦，也要把文章写得像个样子。拿这册散文集来说，它就是在《天趣堂随笔》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删润，并作了大的调整和补充，甫得眉目。原书二十四万字，这次重新编排，抽除的多为偏重新闻性的文章，增补的部分约占现在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书分二卷九辑。上卷五辑，多为随笔、散记，是实践的体悟。下卷四辑，是些文论，可视为理论之探究。书名题为《天趣堂散文》，皆因拙作大多创作于书斋，虽百篇有余，但百无一用，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农历辛巳年正月之望

天趣堂小记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在咸阳游览时，友人曾正贤对我说，茂陵的霍去病墓陈列有十四件大型圆雕石刻，是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而立的墓饰，很有看头。慕名前往，果然一饱眼福：那些马踏匈奴、人抱熊、怪兽吞羊、蛙、蟾等石刻，题材新奇，生动逼真，雕刻师法自然，简练浑厚。观赏间，在卧牛石雕一侧，偶然发现一状如鳄鱼的树根，看一看这自然形式很美，且极有艺术潜质的原始根材，再瞧瞧眼前的石艺，顿生研究根艺的念头。

回京后，我有意结识了中央美院画廊特艺师刘勇先生，并拜会了中国根艺研究会会长马骊骥先生。相见何必曾相识，彼此西窗闲聊，相见恨晚，马先生当即应允我参加了根研会。由于我为恢复根研会会刊《中国根艺》作出突出贡献，一九八九年根研会让我当了秘书长，并兼任《中国根艺》常务副主编。从此，我与根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根艺作品也就成了我业余的一项很有情趣的活动，许多形态美、线条美、造型美和意境美的根艺品源源不断地充溢我书斋中的八宝格。闲暇把玩，体味个中天趣，乐不可支。

从此，我的书斋便自号“天趣堂”。

根艺作品贵在自然，找到一件根材，创作时要尽量保留它的自然形态。“根艺之宝，宝在天然”。讲“天然”，并非拾到篮里都是菜。发现了有创作价值的树根，要反复看，仔细地琢磨怎样把它变成艺术品，让自然之形，变成艺术家心中之灵，这才真正称得上“得天趣”、“合天籁”。

写文章也是这样，矜持造作，惨淡经营常常得不到好作品。“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张耒《东山词序》）。

文章之妙，就妙在这一气呵成。当然，这一气呵成的顿悟，离不开日积月累的渐修。腹笥贫瘠，读书不多，见识不广，焉能做出好文章？《礼记·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天人相应”的观念，正说明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得天趣”、“合天籁”。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首要和重要的是不做作，无矫饰，率真自然，使作者的“真性情”在创作中充分流露。奇思清峙，始能妙笔葩芬。华文出版社出版我的《天趣堂随笔》，倘有读者青睐的文章，也大都得益于生活与读书。

涉足文学艺术，是没有捷径的。灵感不是成功之母，成功之母是坚韧不拔的毅力。人生有心做文，先要多读书，文史知识丰富了，动起笔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笔下常常会有一种奇谲的光，与之相辅，写出的文章也大都是真知灼见和“真性情的流露”，读之使人如饮佳茗，香留舌本；如对良友，意寄胸中。寻章摘句，率尔操觚的“拼盘”是不屑一顾的，所有的艺术（文化的、文学的、美术的），本质上都是个人体验的成果。因此，艺术天生是脱俗的，出类拔萃的，精美绝伦的东西。

管窥蠡测，粗浅论之，恭请识者哂正。是为小记。

二〇〇一年元旦

你问我从哪里来？

——作者自述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山旮旯里，离县属乡镇青草格不远。只因世代集居的多是田姓，山里山外的人都把这里叫做田家老屋。

在老屋，我们这一房格外兴旺，祖父是三弟兄，父亲是五弟兄，到我们这一辈又是五弟兄。祖父田仁和是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他身高一米八，体形松瘦，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七十岁时担百把斤南瓜走百十里山路，如履平地；年近九旬头发也不见白，耳聪目明。平日上田间地头干活，老爱哼个山歌，唱起山歌来声若铜锣，余音经久不息。祖母出身耕读之家，娘家的秀才举人指不胜屈，真所谓“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庭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桐城人虽看重读书的，但不轻视种田的，这方人崇尚“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风气。祖母之所以嫁给祖父，许是看准他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

父亲田先贵，小时候在家只是打打柴、放放牛。一次，他到青草格卖柴，用卖柴的钱买回了一头濒临绝气的牛犊，找人抬回家后，他从山上采来一把让人叫不出名的草药，硬往牛嘴里塞。不几天，牛犊活过来了，一番精心饲养，羸弱的小牛日见膘情。小牛长大后，脾气不小，撒起野来，四蹄腾空，横冲直撞，势不可挡。无奈，父亲只好将其牵到青草格的交易市场，想把它卖掉。牛出手时，父亲对买主说：“这畜牲不安分，你要当心点！”那人见这牛膘肥体壮，并不在意。谁知，父亲前脚到家，牛儿后脚就跟着回来了，准是乱蹦乱踢挣脱缰绳跑脱的。父亲看看天色已晚，便将牛牵进牛棚，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去集市找失主。可牵去牵回，一连三

天，都没找到那人，老屋里有个算命的先生于是对父亲说：“你救了它一条命，这牛命中归你。”那就先养着吧，可后来这牛在一个山崖崖上吃草时滚到冲沟里摔死了。父亲闻之，提着屠刀赶到现场，目无全牛，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工夫就把那牛解了。骨头埋在山脚下，牛肉牛皮换了几个钱。有了钱，父亲便想出去学门手艺，祖父知道留不住他，就让他带着这笔钱出了山。

到了安庆，父亲正在码头上转悠，见一伙搬运工在洋人的皮鞭胁迫下往洋船上运面粉，当得知这条船是下南京的，父亲机灵地上前扛起一袋面粉，将沾有面粉的手往头发上一搅和，夹在搬运工的人流中混上了洋船。就这样一分钱没花到了南京。山里人上大都市谋生，没有三弯刀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父亲特意乘学皮匠的机会，拜南京静安寺的和尚学了点防身的武功。父亲斗大的字认不得半升，但人很聪明，由于生在文学之乡，耳濡目染，不仅听得懂古文，还能之乎者也地来几句文言。他下南京、上汉口，辗转江湖间，见多识广。在南京时，他还是京戏票友，逢年过节上庙会，拉开架子演起老生来，那一招一式还真是那么回事。父亲对方言土语很有研究，讲起粤语沪话来，连本地人也点头称道。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教堂门口摆皮匠摊子，洋人来修鞋，他居然用英文有声有色地同对方讨价还价。有个叫汤姆生的英国教父很欣赏他，回国时差点儿把他带到大不列颠。

父亲排行老大，在外谋生，养家糊口，肩上的担子很重，混到三十岁还是光棍一条。一天，他挑着工具箱路过枞阳，走到长江边向一打渔女子问路时，萍水相逢，两情相悦。当父亲知其亡父故母，做了人家的童养媳，便表明心迹，约其私奔。从此，两人一生相伴，同舟共济。这位江南女子就是我亲爱的母亲王玉莲，伊枞阳人氏，渔民出身，为人贤正，一生勤劳，临终前仍不辍劳作。

一九四六年农历正月初八，一束松油火把划破长空的黑暗，沿着大沙河畔通往山外的沙子路缓缓地向前移动，沙地上留下轮廓清晰的车辙。开冻的沙河水裹着泥沙和冰块，吼叫着向东奔泻而下。这天是我们全家正式下海的日子。父亲在山外邻县潜山野人寨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我们匆匆地赶路，在前头举着火把的是我的五叔，父亲拉着板车，车上坐着已怀了我九个月的母亲，堂叔田高远担着一对箩筐跟在车后送行。两个箩筐，一头里坐着我五岁的哥哥，一头放着做皮匠的工具箱。车过砂子路，进入枞树林，走近一棵大枞树时，只听“啪嚓”一声，五叔手上举着的火把被打落在地，晨光熹微中，但见一彪形大汉从枞杈上一跃而下，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横在父亲面前，说时迟，那时快，父亲顺手从车上抄起一条榨木扁担，只一转身，就听到“当啷”一声，寒光一闪，砍刀被打落老远。那大汉好不恼怒，一拳朝父亲的心窝打来，父亲早有准备，身子一闪，机灵地出现在那人的左侧，对着他的左肩猛击一拳。“好拳！”那人没有防备，忍着钻心的疼痛扑过来，两人你来我往，打了几十个回合，那人趁着父亲一个空子，扬起右腿，向父亲的胸脯猛踢过来，父亲一个趔趄，几乎站不住了。吃了这个亏，父亲知道这个拦路打劫的汉子决非等闲之辈，硬打硬拼敌不过，便使出师传绝招——点穴术来。父亲看看天色，尚未过寅时，遂盯着对方左胸上部的中府穴。那人见父亲打不过他，两只拳越打越凶。父亲佯作招架不住，步步后退。那人开始大意了，拳出手也变得慢了。父亲瞅准他疏慢的瞬间，猛地竖起右手食指，直朝那人左肩下刺去。只听见那人哇地叫了一声，便仰天倒地昏迷过去了。

这时，东方已出现鱼肚白，天蒙蒙亮了。父亲回头望望大沙河，提起车把、弓着腰带着家人，一声不吭地径直走了，脚下沙地上留下了一个偌大的“！”。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由那个坐在箩筐里的小孩，用小轿车将他和母亲的遗骨送回桐城田家老屋奉安。

日落西山时，我们到了潜山县野人寨三祖寺。父亲的旧交、寺里的老主持款待了我们全家一顿饱饭。我家就暂且安顿在三台山旁边，房子是父亲事先租借的。因路途的劳顿，来野人寨才一个礼拜，也就是当年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夜里，母亲生下了我。当我哭叫着来到人世时，老主持前来向父亲道喜：“好日子啊，三祖大师望日圆寂，二相公望日出生，阿弥陀佛！”我这个田望生的名字就是借老和尚的吉言与生俱来的。

老主持说的三祖，就是《祖堂集》卷二上说的“大隋三祖”，即中国禅宗三祖僧璨（？——公元六〇六年）。僧璨大师“入山唯恐不深，逃名唯恐不彻”。常以避世高蹈，隐姓埋名的姿态出现，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其尾，留下的一段无法捉摸的史料，给后人太多的疑窦。然而，禅宗却是从三祖开始，才完全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光芒与精神。唐代天宝年间的神会大师说“璨大师自罗浮（广东）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潜山）见有三祖墓”。这里说的山谷就是位于天柱山下的这座山。

风景秀丽的天柱山是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她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八米，南望如云中古堡，北望若长剑倚天，东望像飞龙昂首，西望似巨柱擎天。史载：隋朝之前天柱山一直被帝王尊为南岳。历代游览天柱山的文人骚客，如李白、王安石、黄庭坚等都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赞美之词。天柱山确是一大奇山，松、石、水、洞雄奇江南；天柱山又是一坐通灵之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了一朝又一朝的文化。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陌上桑》中罗敷的故事，三国时二乔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三国乱世才子王蕃、晚唐诗人曹松、宋代大画家李公麟、京剧鼻祖程长庚，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杂技皇后夏菊花、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和后起之秀韩再芬等也出生在天柱山下。

解放后，我们合家从野人寨迁进潜山县城——梅城镇。进城后，由于父亲手艺精巧，经营得法，第二年便在城里打出了“田吉祥鞋店”的招牌，从此，我家的经济状况渐入佳境。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我背上书包跨进了梅城天主教堂，我的十二年寒窗生活就是从这天开始的。高中毕业，遭遇“文革”，升学无门，遂于一九六八年春投笔从戎。穿上军装离家那天，父亲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母亲四年前已病故），我是告别父亲的遗体后踏上人生旅途的。一到铁道兵部队，我就把自强自立的决心付诸行动，两年以后，便由普通一兵一跃而为铁道兵第五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其间，曾在四川乐山铁道兵参谋训练大队、成都军区师团领导干部及作训科长战略战术培训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为后来我能出色地开展军事训练、工程调度和组织师团大部队调动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九七一年夏，铁五师受成都军区委托，决定保送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深造，因林彪叛逃事件突发，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奉命赴四川金堂执行应变任务，大学再一次与我无缘。一九七八年开春，赴铁道兵报社担任记者、编辑工作，从此弃武习文。一九八四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遂解甲定居北京。其间，担任总编室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一九九三年被铁道部破格晋升为主任编辑职称。

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风餐露宿，沐雨栉风，尝能经受磨炼；征程坎壈，命途多舛，然能自强不息。当个编辑匠，一乐替人作嫁，二乐编余笔耕。采写的新闻稿，多是些易碎品，权入死亡档案；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新闻专著——《新闻采编录》（中国新闻出版社）、《新闻标题探胜》（中国铁道出版社）、《现场短新闻旁通》（华文出版社）；

文学艺术著作——纪实小说《劳心的痛疾》（改革出版社）、《天趣堂随笔》（华文出版社）、《风雨十年路》（中国铁道出版社，与他人合编）、《中国根艺论文选》（华艺出版社，与他人合编）、《中国根艺美术家辞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与他人合编）；

主编过《报海学艺》、《中国根艺》、《中华根雕》等报刊杂志；

担任过中国根艺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根雕艺术委员会副会长；

根艺美学论文《想象在根艺创作中的地位》、《试论中国根艺的审美特征》，分获首届中国根艺理论研讨会最佳论文奖和一九九七中国根艺博览会金牌奖，创作根艺作品逾百件，作品《人之初》、《御凶》、《龟虽寿》分获第三、四届中国根艺优秀作品展“刘开渠根艺奖”金牌奖、铜牌奖，《祭》获一九九五年全国根雕名家邀请展银牌奖，《雄风犹在》、《狐女》分获中国美术馆大路画展银牌奖、铜牌奖。

第一辑 人生况味

- (3) 晓镜何愁云鬓改
- (7) 说风度
- (11) 淡泊以明志
- (14) 问世间情是何物
- (17) 哭的学问
- (21) 难忘“苦恶鸟”
- (23) 俗话俗说
- (27) 是耶非耶
- (29) 神药“金戈戈”
- (31) “三花脸”小考
- (34) 诗话人生
- (40) 劝酒
- (43) 神奇的小老鼠
- (46) 豁达是金
- (48) 知人易 自知难
- (50) 从古代宫廷选美说开来
- (53) 想起《赵人患鼠》
- (55) 用徒者亡
- (57) 强人所难
- (60) 颊上添毫

上 卷 目 录

- (62) 李贽的《省官》
- (64) 由此想到颜回煮饭
- (66) 从曾参杀猪说起
- (68) 刁才苏东坡
- (71) 曾国藩的“三忍”
- (74) 从曾国藩逛红灯区说起
- (76) 祢衡碰到弯腰树

第二辑 妙悟与参禅

- (81) 说方道圆
- (85) 嵇康的私房话
- (88) 急流勇退也风光
- (90) 大智若愚
- (93) 安贫乐道
- (95) 无欲则刚
- (97) 巧言乱德
- (99) 目空一切的禅
- (102) 谁能悟“空”
- (105) 智者无为
- (109) 俄顷之得的背后
- (113) 幽谷何以出栋梁
- (117) “不立文字”的意旨
- (121) 面对死亡